

# 从摩尔根到塞维斯: 酋邦理论的创立

易建平

---

**【提要】** 塞维斯的社会发展理论, 是否否定了摩尔根的根本学说? 本文检视了摩尔根以后文化人类学的发现直至塞维斯的酋邦理论, 认为, 不像一些中国学者所担心的那样, 塞维斯是摩尔根的敌人; 而是, 前者对后者的基本理论, 进行了十分重要的修正、补充与发展: 塞维斯是摩尔根学说优秀的继承者与发展者。

**【关键词】**

---

随着考古学、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发展, 随着整个国家的开放, 愈来愈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学术界新的理论与方法。塞维斯的社会演进学说, 尤其是酋邦学说, 便是近年来在中国相关学术界悄悄地产生了变革性影响的外来文化之一。这主要表现在愈来愈多的中国学者, 使用酋邦理论, 而不是传统的军事民主制理论, 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不过, 对于有的中国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而言, 塞维斯的理论, 依旧显得陌生。有些学者, 有意无意地把塞维斯看作是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威胁, 看作是摩尔根的一个敌人。其实, 在欧美学术界, 没有比新文化演进论者更为重视摩尔根的了。像怀特、斯图尔德、塞维斯、弗里德、卡内罗、克赖森这些在当代文化人类学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 之所以被称作新文化演进论者, 便是他们继承与发展了古典文化演进论者尤其是摩尔根等人的理论。我们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大家, 塞维斯不是摩尔根的敌人, 而是他的继承与发展者。当然, 本文更为直接的目的还是, 勾画出来一条酋邦学说产生过程的基本线索。下面就从摩尔根开始。

## 一、摩尔根的社会演进理论

中国学者对摩尔根的社会演进理论十分熟悉, 这里只简单地概括一下他的人类社会分期学说与氏族社会特征理论。

摩尔根(1818~ 1881)的社会演进理论主要阐述在他 1877 年发表的《古代社会》<sup>①</sup>一书中。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他分作两大部分。一是氏族性的和社会性的, 它产生了社会, 其基础在于人身与氏族制度。一为政治性的, 它产生了国家, 其基础在于地域和财产。再进一

---

<sup>①</sup>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7.

步,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和文明(civilization)三个时代。其中,蒙昧时代的社会又可分为:<sup>①</sup>一、低级蒙昧社会。恩格斯称之为“人类的童年”。<sup>②</sup>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类以植物果实为生,分节语言已经产生。但是,“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各部落中已见不到处于这种社会状态的例子了”。<sup>③</sup>二、中级蒙昧社会。始于食鱼和用火,终于弓箭发明。例子有“澳大利亚人和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sup>④</sup>三、高级蒙昧社会。始于弓箭发明,终于制陶术发明。例子有“哈得孙湾区的阿撒斯卡人部落、哥伦比亚河流域部落和南北美洲某些沿海部落”。<sup>⑤</sup>野蛮时代的社会则可分为:<sup>⑥</sup>一、低级野蛮社会。始于制陶术。在东半球,终于驯养动物。在西半球,终于使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使用土坯和石头建筑房屋。例子有北美密苏里河东岸的印第安人部落等。二、中级野蛮社会。在东半球始于动物饲养。在西半球始于灌溉农业和使用土坯与石头建造房屋。终于冶铁术发明。例子在西大陆有中南美洲的村居印第安人,在东大陆有亚洲的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sup>⑦</sup>三、高级野蛮社会。始于铁器制造,终于标音字母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例子有“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罗马建城以前不久的意大利部落以及凯撒时代的日耳曼人部落”。<sup>⑧</sup>

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是摩尔根划分三大时代的最为重要的标准。恩格斯对摩尔根的分期法有一个很好的概括:“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sup>⑨</sup>

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在摩尔根的理论中,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是从以性为基础的婚级组织开始的,<sup>⑩</sup>然后发展成为以亲属为基础的氏族,历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sup>⑪</sup>,最后发展成为民族。总的来说,摩尔根原始社会组织的基础在于血缘关系,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平等。正如塞维斯所言,摩尔根认为,原始社会与政治社会相反,“是以平等的外婚制血缘群体(gens)为特征的”。<sup>⑫</sup>在他看来,原始社会的实质是家庭性的、平等的、无阶级的和共产性质

①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10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③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9页。

④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9页。

⑤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9—10页。

⑥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0—12页。

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页。

⑧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1页。

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页。

⑩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47—60页。

⑪ 部落联盟是否到处都存在,摩尔根在这一点上并无把握。参见易建平:《部落联盟还是民族——对摩尔根和恩格斯有关论述的再思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2—159页;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2页。

⑫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85),

的,在那里缺乏私有财产、企业家、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和强制性质的政府,文明社会则在这些方面与其完全相反。<sup>①</sup>虽然,原始社会在摩尔根那里被划分为前面提到的六个“民族学时期”,然而,从平等的“氏族(‘gentil’或者‘clan’)”社会,向一个权力更为集中、不平等(世袭阶等制)、出现新的财产形式等等现象的社会发展的这一过程,在他那里却没有相应的阶段划分,因而,在摩尔根看来,“从原始社会(*societas*, 原文斜体,下同——引者)到政治社会(*civitas*)的政治变迁,相对而言是突然发生的”。<sup>②</sup>这种理论并不孤立。塞维斯告诉我们,在19世纪的其他进化论者甚至20世纪的许多进化论者如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和怀特那里都是一样:“文化演进的主要区别都是存在于原始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也即摩尔根的*societas*(亲属社会)(原文斜体,下同——引者)与*civitas*(文明社会或者国家社会)之间的。”<sup>③</sup>

## 二、不平等氏族制度的发现

然而,在摩尔根同时尤其之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却在这种平等的原始社会中,发现了许多材料,无法使用摩尔根的民主自由平等学说来进行解释。在这方面,塞维斯1985年出版的《民族学百年争论:1860—1960》,将其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了简单而清晰的梳理。

塞维斯首先提到的是努玛·德尼·菲斯泰尔·德·古朗士(Numa Dennis Fustel de Coulanges),一位摩尔根的同时代人。他发表的《古代城市:希腊罗马宗教、法律和制度研究》一书,阐明了古典世界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治世界,宗教在整个社会中起着支配作用。<sup>④</sup>他关于古代家庭和氏族(*gens*)的讨论,描绘出了完全不同于摩尔根所给出的一幅图画。古朗士的亲属组织顺序类似于梅因的顺序:家庭(*families*)繁衍为氏族(*gens*),氏族联合为胞族(*phratry*),胞族联合为部落(*tribe*),部落最后联合为城市(*city*)。<sup>⑤</sup>从表面上看去,除了头尾之外,这些都与摩尔根研究的易洛魁人的组织制度相似。不过,塞维斯告诉我们,在古朗士那里,氏族是一种神权政治性质的“等级(原文斜体——引者)组织,按照父系制度和长子继承制度的贵族原则来安排的”。<sup>⑥</sup>它与易洛魁人的平等社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因而,塞维斯明确地指出:“摩尔根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将易洛魁的氏族(*clan*)与早期希腊和罗马的氏族(*gens*)等同了起来。”<sup>⑦</sup>因为:在早期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各个成员家庭是围绕着一个世袭的神权性质的祭司—酋长的核心按照等级排列的,部落中的各个不同氏族又是围绕着一个贵族氏族按照等级排列的(黑体为引者所加)。然而,在易洛魁人的氏族中,各个家庭都是相似的分子,它们都来自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因而具有平等的血统,在氏族内部权

①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Rev.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p. 498.

②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31.

③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p. 498.

④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9.

⑤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9;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L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illiam Small, Garden Cit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864), pp. 126–131.

⑥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14.

⑦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p. 9–10.

力平等;不同的氏族之间也彼此平等——正如摩尔根所言,它们‘民主地’构成为一体。”<sup>①</sup>

另外一位重要的学者是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他1936年发表的《我们蒂科皮亚人》,塞维斯称之为人类学研究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sup>②</sup>弗思发现了原始社会中大量存在的一种社会结构,十分不同于摩尔根描绘的那种平等的氏族制度结构。蒂科皮亚是波利尼西亚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在那里,社会结构和世代承袭的阶等(inherited rank)与地位制度,都是波利尼西亚式的,也即是,有些家族(houses)承袭下来的阶等,高于另外一些家族承袭下来的阶等。在那里也存在着波利尼西亚式的三级制:第一级 ariki,是占有贵族神权政治等级地位的那些酋长家庭;第二级 pure,是次级贵族,由那些以仪典长老为家长的一些家庭组成;第三级 fakaarofa,是指那些不拥有任何重要祭祀特权的普通家庭。各个家庭地位之高低取决于家长的阶等,家长的阶等又取决于他在仪典中职责之重要性。酋长实行长子继承制,次子们则从原来的家庭分离出去,最终建立自己的家族,建立自己的世系群,自己成为次级酋长:“整个体系就以此方式扩展开来。遍及蒂科皮亚岛四个氏族的酋长因此都有亲戚关系;酋长与酋长之间地位的高低,按照年龄排定,也即年长酋长的地位高于年轻酋长。”<sup>③</sup>为了描述这种以最初在世系群在历史上的兴起时间和分化后的年资为依据的阶等划分方式,弗思提出了“分支结构”(ramification)这一术语。他使用分支(the ramage)一词来称呼各种扩散出去的家族(paito)。<sup>④</sup>分支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家庭和亚世系群(sublineages),还是酋长和头人,相互之间关系都不平等,它(他)们之间地位的区别是按照世袭的阶等制度来划分的。这就与摩尔根氏族群体的成员家庭相互之间的关系不一样,后者是平等的;在分支中,阶等地位根据长幼按照父系制度承递,而在摩尔根的理论中,出生次序无关紧要。<sup>⑤</sup>

接下来一位重要的学者是埃德蒙·利奇(Edmund R. Leach)。他的代表作《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sup>⑥</sup>研究的是缅甸卡钦山地克钦人(the Kachin)的社会,也即我国的景颇族在缅甸境内一部分人的社会。在克钦人的社会中,利奇发现有平等世系群(the egalitarian lineage)和等级世系群(the hierarchical lineage)两种类型。克钦人自己把前者称为 Gumlao,后者称为 Gumsa。<sup>⑦</sup> Gumlao 最大的政治单位只是村落,它没有酋长,成员相互之间关系平等。Gumsa 的规模则比 Gumlao 要大一些。在整个 Gumsa 社会中存在着三个等级:地位最高的

①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0.

② Raymond Firth, *We, the Tikopi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6);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19.

③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0.

④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1; Raymond Firth, *We, the Tikopia*, p. 597.

⑤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1.

⑥ Edmund R.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1954]).

⑦ “Gumsa”和“Gumlao”,汉译或作“古姆萨”和“古姆朗”,前者意思是旧制度,亦即山官制度,后者意思是“起来推翻旧制度”,引申为没有山官统治的民主制度。龚佩华:《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

是世袭酋长,其次是酋长周围的贵族亲戚,地位最低的是普通成员。<sup>①</sup>

塞维斯认为,弗思和利奇在民族学中的上述发现,悄然地纠正了“摩尔根的错误”。<sup>②</sup>

首先使用酋邦(chiefdom)一词的是卡莱尔沃·奥贝格(Kalervo Oberg)。1955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南美洲低地的一种部落社会,使用了“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酋邦(politically organized chiefdoms)”这一术语。<sup>③</sup>他把酋邦与所谓“相同性质的(homogeneous)”和“分散的(segmented)”低地部落区别了开来。在南美洲的低地酋邦社会里,酋长有解决纠纷的权力,处罚罪犯甚至处死犯人的权力,还有为战争目的征募人员与征收物资的权力。他头衔繁多,妻妾成群,房屋很大,出行乘轿,“通常通过中间人与普通人讲话”。<sup>④</sup>塞维斯认为,奥贝格使用的酋邦一词,引起了人们注意到社会政治组织分类中拥有集中领导权(centralized leadership)的一种类型。<sup>⑤</sup>几年之后,斯图尔德和法龙(Louis C. Faron)也使用了这一术语。<sup>⑥</sup>

在塞维斯看来,保罗·基希霍夫(Paul Kirchhoff)的论文《人类社会的氏族原则》,则“是对氏族(the clan-gens)问题进行充分的概念分析和讨论,并且把它放在广阔的土著社会范围内加以研究的第一篇著述”。<sup>⑦</sup>基希霍夫认为,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的社会组织是小型公社。之后,出现了氏族社会。在那里,一共有两种类型的氏族。一种是“单面外婚制”的,其特点是,氏族成员相互之间关系绝对平等。另外一种则是十分不同的不平等的“圆锥形氏族”,在其中,每个成员的地位,取决于他和直系始祖之间血缘关系之远近。基希霍夫有一个十分形象的说法,认为这种氏族“也许可以比喻作一个圆锥体,整个部落都是一个这样的圆锥体,顶端是传说中的祖先——在这样一个圆锥体的内部是……很多类似的小圆锥体,而每一个小圆锥体的顶端都与这一个大圆锥体的顶端切合,或者与它相联系。这些小圆锥体的各个底部,代表着一个特定时期的各个不同氏族的成员圈子,它们之间时不时相互交叠。”<sup>⑧</sup>在圆锥形氏族社会里,等级广泛存在,从最高的神圣的祭司-酋长一直往下排列到最低的普通人(有时甚至到服贱役的人——奴隶)。虽然地位各不相同,然而,他们之间都或多或少具有亲戚关系。高血统的人与氏族-部落祖先的关系最近,他们拥有经济、社会和宗教事务方面的领导权。祖先通常被看作是神。基希霍夫认为,这种氏族制度异常灵活,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社会。

① Jonathan Friedman, “Tribes, State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Maurice Bloch, ed., *Marxist Analyses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Malaby Press, 1975), pp. 167, 171.

②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5.

③ Kalervo Oberg, “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1955), pp. 472-487.

④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6; Kalervo Oberg, “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1955), p. 484.

⑤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6.

⑥ Julian H. Steward and Louis C. Faron, *Native People of South America*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⑦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6.

⑧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p. 127-128; Paul Kirchhoff, “The Principles of Clanship in Human Society”, in Morton H. Fried, ed., *Readings i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59), Vol. 2, p. 267.

塞维斯认为,基希霍夫圆锥形氏族理论的最大缺陷是,把这类等级制的氏族与平等的单面外婚制氏族放在了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同一个发展阶段。<sup>①</sup>这一不足,最早是由弗里德在1957年弥补的,当时,他发表了《单系血缘群体分类》一文<sup>②</sup>,把这两类血缘群体放进了同一个进化序列中来考察,认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分别处于文化复杂体不同的发展层面之上,各自拥有着十分不一样的整合功能(corporate functions)。<sup>③</sup>

这就是说,在摩尔根之后,学者们逐渐发现了,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原始社会并非到处都是平等的,摩尔根认为所有的血缘群体都类似于易洛魁人平等的社会组织,似乎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sup>④</sup>事实上,有一种氏族是不平等的,那就是古朗士著作里早期印欧人、闪米特人和后期希腊人与罗马人的氏族,弗思的分支,利奇的 Gumsa, 奥贝格的酋邦,基希霍夫的圆锥形氏族,等等。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原始社会是否到处都是平等而自由,而是,这种不平等的氏族社会,在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中,到底应该占据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塞维斯的贡献就在于,在摩尔根平等的原始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首先放进了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阶段,使得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化,不再变得那么突然。简单地说,正是为了弥补摩尔根学说的缺陷,在古朗士、弗思、利奇、奥贝格、基希霍夫与弗里德等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塞维斯提出:“如果我们认为,等级氏族社会不同于平等氏族社会,而且晚于平等氏族社会,处于平等氏族社会和政治文明社会的中间阶段,那么,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将得到解决。”<sup>⑤</sup>塞维斯说,那些问题自摩尔根时代起,一直存留了下来,困扰着许多现代进化论者,如柴尔德、斯图尔德和怀特,以及可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sup>⑥</sup>由于在平等的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之间,引进一个等级制的过渡社会阶段,原来在 *societas* 和 *civitas* 之间发现的显著区别——无阶级的社会和以财产划分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无政府和国家,习惯统治和镇压性的法律统治,等等之间的显著区别,就不再存在了。这个过渡社会阶段塞维斯就把它叫做酋邦。酋邦一部分是原始的,一部分又已经不是原始的了。在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平等的氏族社会又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的特殊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酋邦学说并未创建什么完全新的东西。塞维斯只是把古朗士的等级制氏族、弗思的分支、利奇的 Gumsa、奥贝格的酋邦和基希霍夫的圆锥形氏族等等名称统一起来,放进了他人类社会演进理论中的适当位置而已,放进了他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四个发展阶段中的第三阶段。这种做法,也就是在平等的原始社会和划分为阶级的国家社会之间加进一个特殊的等级制社会的过渡阶段的理论,塞维斯自己就看作是摩尔根以后文化人类学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sup>⑦</sup>从此文化人类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无不受他的影响,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成果,大大地推动了直至今日的史学、民族学、考古学

①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8.

② Morton H. Fri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e Unilineal Descent Groups",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7(1957), pp. 1-29.

③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28.

④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p. 129-130.

⑤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31;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p. 497.

⑥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 131.

⑦ Elman R. Service, *A Century of Controversy: Ethnological Issues from 1860 to 1960*, pp. 113-132.

和社会演进理论方面的探讨。

### 三、塞维斯的酋邦理论

当然,这不是说,塞维斯在这种过渡社会的具体研究中,就没有任何贡献。较之前人,应该承认,他的理论更为具体,更为明确,更为系统。

首先,他告诉我们,较之部落,酋邦通常是一种生产力发展水平更高、人口密度更大的社会。更具发展指标意义的是,酋邦是一种结构更为复杂、组织程度更高的社会,这与游团和部落比较起来,尤其表现在,酋邦具有着协调经济、社会与宗教活动的中心这一点上。<sup>①</sup>

其次,塞维斯强调,酋邦是一种再分配型的社会。<sup>②</sup>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生产分工与产品分配的需求,而这反过来又必然产生相关的协调活动,这就需要有一种实行再分配活动的中心。一般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一个社会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就越多,交换的需求与进行交换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交换反过来又刺激这个社会产生一种需要,由一个中心权威进行产品再分配。在典型的酋邦社会里,酋长是再分配者,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社会其他成员手中接受食品以及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一些再分配给大家,一些储藏起来以备日后庆祝节日或者度过饥荒之需求。此外,某种生产活动本身,比如,捕鲸鱼、捕鲑鱼等,也需要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全面的协调与再分配活动。<sup>③</sup>

在酋邦的兴起过程中,再分配活动扩展与正式化到一定程度,首领的权力或者说权威也有可能随之扩展与正式化,因为他作为再分配者的地位愈益成为有用的,甚至能够说愈益成为不可缺少的。这就是说,领导权的兴起和巩固与再分配活动密切关联。而“酋长一职一旦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常设职位(原文斜体——引者),社会不平等便成为这个社会的特征了,最后消费也成为不平等的了。”<sup>④</sup>一开始,再分配者可能是共同体中的贡献最大者,“最后他因为是(原文斜体——引者)再分配者而获得了一种地位”。<sup>⑤</sup>酋长逐渐获得了高的等级。随着酋长职位世袭制的实行与酋长地位的提高,酋长家庭所有成员的地位都高于了普通家庭的成员,随后,他那所属地方亲族群体各个家庭成员的地位也提高了,乃至最后,他的整个世系群处于了社会的中心位置。<sup>⑥</sup>在波利尼西亚人与北美西北沿海的印第安人等等的一些十分有名的酋邦社会中,每一位成员都以与其酋长世系关系的远近,来确定自己的地位。<sup>⑦</sup>

就是这样,分工,交换,再分配,促使协调管理的中心出现了。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首领的领导权与身份地位,随着时间推移,为长子继承这一制度所稳固,最终转变了一个社会的

①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2nd edi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 133.

②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 133– 143.

③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p. 75.

④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39.

⑤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39.

⑥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 139– 140.

⑦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0.

亲族关系结构。平等社会的世系群或者氏族,转变成为了“圆锥形氏族”。在那里,每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所有旁系(collateral lines of descent)的地位,都各不相同了,他(它)们都分成了不同的阶等。地位高低不同的根据,从世系角度看,是主世系的始祖以及从该世系所分衍出来的分支世系的始祖们的长幼次序,各个世系的每一相续后代不朽人物们的长幼次序;从个人角度看,则是他们在家庭中的排行。<sup>①</sup>这就是基希霍夫的“圆锥形氏族”。

这种广泛存在的阶等,就是酋邦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平等现象存在于酋邦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角落,整个酋邦的社会结构就是一座大的金字塔,小的地方性组织,小的亲族群体结构,也是一座座微形的金字塔。群体与群体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都不平等。在最开始,酋长作为再分配者,获得了高等级的地位,后来这一地位通过长子继承一类制度而制度化,随后人们根据与他关系的远近,分为不同的阶等。<sup>②</sup>

在酋邦社会中,阶等处处存在。阶等是特定的、精确的。因此,在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位贵族也是一种(原文斜体——引者)特殊的贵族。”<sup>③</sup>由于这些阶等是个人性质的,一般由长子继承的,所以按照出生次序来决定个人地位的谱系一扩展,阶等也随之扩展。在酋邦的谱系观(the genealogical conceptions)中,有长子下传其长子的大宗,还有次子下传其长子的小宗,次子下传其次子的小小宗,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圆锥形谱系。”<sup>④</sup>这种谱系在上述关系中反映出,传承自同一始祖的所有同时后裔不平等的身份关系,也就是所谓的阶等关系。

再强调一句:酋邦的等级职位传承一般采取长子继承制。<sup>⑤</sup>通常,在父系酋邦中,酋长的职位由长子继承;在较为罕见的母系酋邦中,则由长甥继承。<sup>⑥</sup>但是,并非所有的酋邦都实行世袭制度。<sup>⑦</sup>比如,在新西兰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那里,在萨摩亚(Samoa)人那里,在北美西北沿海地区的一些印地安人那里,许多酋邦的高等级地位都是开放性的。

在这一点上最后还需要提到,在酋邦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方面,塞维斯认为,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因而,“阶级”一词并不太适用于经济方面。虽然,在这种社会中,阶等划分很细,它甚至细细划分到各个家庭;在那里,往往从顶端到底部都有一种连续的阶等区分。<sup>⑧</sup>比如,在努特卡人(the Nootka)那里,“若有阶级,则每一个人自己即是一个阶级。”<sup>⑨</sup>与后来中世纪不一样的是,虽然人们实行“内部分等,很像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实行的内部分等,但是在他们之下并无一个广大的农民阶级”。<sup>⑩</sup>酋邦成员并不区分为拥有土地而自己并不耕作的贵族阶级与耕作而自己并不拥有土地的农民阶级,这是酋邦社会和中世纪欧洲封

①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 133-169;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 72-80, esp. p. 79.

②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5.

③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55.

④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55.

⑤ 当然,也有采取幼子继承制的,比如景颇族。参见龚佩华:《景颇族山官制社会研究》,第120—124页。

⑥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7.

⑦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52.

⑧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9.

⑨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9.

⑩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49.

建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sup>①</sup>在酋邦社会中,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并无截然不同的经济差异。

酋邦社会第二个根本的特征是,拥有固定的或者说常设的领导,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中心”的领导。通常,人类学家把这种领导称之为“集中型的领导”。具有集中的管理组织,具有治理的具体事务,但是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的真正政府。拥有“集中型的领导”,酋邦以此区别于无中心的游团和部落;但是,“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的真正政府”,酋邦又因此而区别于以合法暴力支撑的国家。

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领导权,那么,酋长又靠什么来实行领导呢?塞维斯告诉我们,他们依靠的是权威。这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酋长的权威建筑在等级或者阶等的基础之上,而不建构在强制性的暴力也即阿兰德特的“权力(power)”<sup>②</sup>之上。“在原始社会里,我们往往发现,传统的等级制度完全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而胜任统治。”<sup>③</sup>酋邦社会的上层分子根据世袭的权威角色分成各种阶等,但是,他们的“权威”并未得到那种垄断武力的政府的支持;酋邦缺少镇压的暴力。<sup>④</sup>

概括地说来,酋邦社会的权力结构具有四个特点。<sup>⑤</sup>第一个是“集中的管理”。第二个是“世袭等级制”。这两个特点使得酋邦社会与前此阶段分散与平等的游团社会和部落社会根本地区别开来。<sup>⑥</sup>第三个是神权权威。第四个是“非暴力的组织”;或者换句话说,无正式而合法的强制性的暴力镇压工具,这是酋邦与后此阶段同样称之为“集中型社会”国家的根本区别。所谓“国家垄断武力,强调使用武力,可以明白无误地宣示自己的权力”,然而,酋邦却无合法武力支撑的政府,以调解各种社会纠纷,处理各种社会问题。<sup>⑦</sup>

酋邦社会缺乏强制性的约束力,那么,又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呢?塞维斯认为,这种社会拥有一种非正式的公共约束力,处于制度化的现代法院与原始的家庭习惯之间。<sup>⑧</sup>其中,在典型的酋邦社会里,消极的约束力,比如舆论指责,朋友不与友好,互惠关系被取消,等等,起了极大的作用;是它们增强了社会的整合度。<sup>⑨</sup>

在酋邦社会中,最为有效的约束手段,就是宗教的超自然惩罚。我们知道,祖先崇拜在

① 塞维斯认为,封建制度不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而是某种政治类型的特殊历史变体。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80.

②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51;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11;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1961), pp. 92- 93.

③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12.

④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 150- 151;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 12, 16, 86, 285.

⑤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16.

⑥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 146- 169;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xiii.

⑦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p. 163, 165;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p. 497. 其实,早在酋邦理论出现以前很久,就有学者把制度化的强制权力看作是国家基本特征的了。比如,可以参见 Franz Oppenheimer, *Der Staat* (Dritte Auflage. Jena: Verlag von Gustav Fischer, 1929), p. 5.

⑧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97.

⑨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 83- 86.

酋邦社会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那里,神祇崇拜往往也就是祖先崇拜。<sup>①</sup>名义上,酋邦是属于神也就是祖先的。由于始祖嫡系后裔的长子与始祖的关系最近,因此,他通常就成为了酋长;而且,由于和祖先这种特殊的关系,他本人也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因此,说酋邦的统治者是神也就是祖先,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是其代理人酋长。从神也即祖先那里获得权威,以神也即祖先的名义进行统治,由此酋长也多半担当了祭司的职责,主持各种重要的祭祀活动。结果自然是,在酋邦社会里,主要是依赖神祇或者说祖先的权威来支撑现存的社会结构,酋长—祭司常常使用超自然的恐吓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sup>②</sup>这样,我们看到,在酋邦社会中,所谓公共“法律”典型的惩罚手段,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惩罚,<sup>③</sup>比如酋长—祭司所发出的诅咒,或者公开指责。<sup>④</sup>因为,在大多数酋邦那里,不服从命令即是对酋长的冒犯,因此也就是对神灵也即祖先的冒犯。<sup>⑤</sup>

重复强调一遍,酋邦社会合法的权威,并非是得到武力支持的权力或者暴力。酋邦的统治者虽然也有可能使用暴力,但那并非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或者不如说权威结构的,正常表现。只有当世袭制的严格规则把酋长这一职位稳定下来,神话、习惯、价值观等等把它认可下来,这些规则、神话、习惯、价值观有多大效力有多么连贯,权威也就会有有多大效力有多么连贯。<sup>⑥</sup>到后来,我们看到,酋邦社会拥有的集中的权威(centralized authority)以及相关连的辅助权威的分支,向整个社会扩展了。<sup>⑦</sup>

就是这种非强制性的权威,领导了酋邦社会的各种宗教、经济和政治活动,取得了令后

① 这种情况在中国少数民族相应阶段的社会中,比如在过去纳西族、侗族、苗族、彝族、壮族、高山族等等的社会中也大量发现。参见于锦绣:《彝族原始宗教中祖先崇拜的地位及其中心形式的演变》,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编:《西南民族研究》(彝族专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374页;陈烈:《纳西族祭天文化与商周祭天文化的比较》,《民间文艺季刊》1988年第1期,第183—200页;覃圣敏、覃彩鸾:《左江崖壁画和壮族祖先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45—155页;伍新福:《论苗族的宗教信仰和崇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第21—25页;吴治德:《也谈侗族的祖母神——“萨”》,《贵州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5—159页;吴能夫:《侗族萨崇拜初探》,《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1期,第135—140页;徐铭:《凉山彝族祖先崇拜及其社会功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第18—23页;希克定:《侗族“萨岁”试论》,《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第86—95页;盘福东:《略论苗、瑶族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第53—56页;柏贵喜:《台湾高山族祖先崇拜文化略论——兼与大陆各族祖先崇拜文化比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第40—43页;等等。

②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 92—94.

③ 关于人们对“超自然力惩罚的畏惧”,还可以参见雷蒙德·弗思著:《人文类型》,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④ 马林诺斯基对此曾经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在谈到特罗布里恩德人酋长的惩罚权力时说:“在特罗布里恩德,惩罚一般都是用间接的方式通过巫术执行。酋长麾下有着最好的巫师,当有任何人开罪他或损害他的权威时,他便召唤他的巫师,用黑巫术(black magic)把对方置于死地。酋长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公开进行此事,于是所有土著人,包括被惩罚者本人,都知道巫师在对付他。由于土著人对巫术怀有莫大的恐惧,想一想自己被巫术迫害就足以让他在事实上受到了迫害。”不过,根据马林诺斯基的说法,酋长也有直接派人杀人的时候:“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酋长才直接惩罚罪人。酋长手下有一两个世袭的心腹,专门代他杀死他认为罪无可恕、要立即处死的人……”当然,这种事情极难发生:“事实上,根据记载,这些情况少之又少,到今天自然更是没有了。”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

⑤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p. 92—94.

⑥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52.

⑦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59.

人常常不敢相信的成就。比如,塞维斯提到了中美洲奥尔梅克(Olmec)文化中的拉文塔(La Venta)遗址。在那里,最大的建筑物为一座金字塔,底部面积达 $240 \times 420$ 英尺,整个塔身有110英尺高。<sup>①</sup>据海泽(Robert Heizer)估计,仅仅建造拉文塔大金字塔一项,可能就需要80万个劳动日。<sup>②</sup>这一估计如果正确,当时的酋邦使用非强制性权威,能够动员这么大力量,建造这么大规模工程,确实令人吃惊。这对当今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应有参考意义。在考古发掘中,一发现大的建筑,就将其当作“国王”强制性专制权力的证据,是否有些匆忙?

最后,使用塞维斯自己的一句话,把他酋邦社会的几个基本特征概括起来:

大体上说,酋邦是家庭式的,但是不平等;它没有政府,但是拥有权威与集中的管理;它没有资源上的私有财产,没有经营性质的市场贸易,但是在对物品与生产的掌控方面,却是不平等的;它有阶等区分,但是没有明显的社会经济阶级,或者政治阶级。<sup>③</sup>

## 结束语

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到现在已经130年了。一百多年过去了,摩尔根的学说依旧受到重视,只是,后代学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十分重要的修正、补充与发展。在人类社会演进研究的过程当中,《古代社会》仍然是一座丰碑。可以说,没有古典文化演进论,就没有新文化演进论;没有摩尔根以及泰勒和巴霍芬,就没有怀特、斯图尔德、塞维斯和弗里德。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后人总是要更上层楼的,也因此,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看得更加清楚。这才是正常的现象。决不可以由此认为,后人是前人的对头。有所否定的发展者,才是优秀的继承者。完全照搬前人的理论,绝不是继承的最好方法。因此,我们在结束时候可以肯定地说,塞维斯不但不是摩尔根的敌人,而且还是最好的传人。摩尔根在天有灵,一定会在后来的文化进化论者中间,首先挑选塞维斯,传下自己衣钵的。

(作者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景德祥)

① 特奥蒂华坎(Teotihuacán)的太阳金字塔为 $689 \times 689 \times 210$ 英尺。

②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p. 180.

③ Elman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p. 164; cf. Elman R. Service, *Profiles in Ethnology*, p. 498——后者意思略有不同。

### **Interaction Between Islamic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Culture Identity Theory: The Academic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Arabic Scholars// Han Zhibin**

the Arab-Islam culture is inevitably experiencing the series of tasks to be redefined. Henc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definition leads to the multiple presentations of view points. Witnessing the unprecedented priority of the West and the sweeping current of globalization, Arab-Islam world increasingly worries about its cultural identity dilemma as well as its centr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rabic scholars admit that the globalization is definitely a challenge, which is not uniform, but pluralistic. Namely, globalization is Americanization, destroying Arab-Islamic culture identity, leading seculariz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For the involvement of Arab-Islam culture in globalization the standpoint, however, an active neutral attitude advocates that globalization can not be totally discarded; nor be accepted absolutely.

### **From Morgan to Service: Evolution of Cultural Evolutionism// Yi Jianping**

Does Elman R. Service, the important neoevolutionist discard fundamentally the theory of classic social evolution by Lewis H. Morgan, just as worried by some Chinese archaeologists and historian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it is not true after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evolutionism since Morgan. It points out that Service is not an enemy of Morgan, and instead, he has greatly developed evolutionism.

### **Kingship and Despotism: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 Power in Ancient Egypt// Guo Zilin**

The Kingship and Despotism have been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blems all the time.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deeply studied the relation between Kingship and Despotism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 power in ancient Egypt so far.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Kingship and Despotism with discuss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ublic power in ancient Egypt, this article has revealed the ultimate relation between Kingship and Despotism, and held that Kingship can grow to Despotism in some cases, and that Despotism would sometimes represent some individual characters for some reasons.

### **On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Its Academic Context// Liu Haitao**

There are many explanations about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from the view point of Western history as well as the "anthropologization" of Western history. The paper mainly demonstrates the emergence and existence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the Anthropology through discovering the academic context the "Historicization"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involved, which may provide us with a new angle of view on the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